



端午

□吕旭芳

下班回家，正在掏钥匙，对门嬷嬷推开门，手上拿着一个塑料袋递给我，热情招呼：“我自己刚刚做了碱水粽，送你几个尝尝……”

看着眼前的粽子，脑海里又想起了母亲常说的那句俗语：“食了五月粽，寒衣远远送。”过了端午节，夏天就正式登场了。

乡下这个时候，菜园里的石榴花应该开过了，丝瓜棚、豆角棚是满棚翠绿，苦瓜、夜开花、黄瓜、茄子、南瓜、辣椒、油麦菜……一应瓜菜开始大量上市，老家门口的那架葡萄，也应该挂满了一串串小指肚大小的青涩果实。农妇们在下田劳作的时候，如果看到田头有那种宽大的竹叶，椭圆形，就会顺势捎回家来，晒在院子里，风干了就是包粽子的叶。

做粽子的糯米一般都是自己种的，粽子的馅料：红豆、绿豆、花生、板栗等也都是自己种的。泡了或去皮，或不去皮，和着半肥瘦猪肉一起就是理想的馅料。这些馅的材料先煲熟，等材料都绵软冷却再包进粽子里去，吃起来才会香糯可口。

乡下包粽子一般都很豪气，记忆中包一次粽子，数量都是以百来计算的，不像城里人超市里买几只来尝尝。这么多的粽子要包，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，所以谁家今天要包粽子，隔壁邻居的主妇都会来搭把手帮忙。

为什么要包这么多粽子呢？我们老家有个风俗，端午节外嫁的女儿是必须要回娘家看望的。古语有云：“五月初一、初二，有女不来不孝义。”通常在五月初一这天开始，人们就可以“担五月节”回娘家了。凡是外嫁的女儿，从这天开始到五月初五前，都可以带上粽子、猪肉（老家叫端午肉）、炒米粉等礼品回“外家”。这里为什么不是说回娘家呢，因为“担五月节”带来的粽子等礼品，不仅是自己爸爸妈妈家要有，还包括长辈和爸爸几房兄弟的家里也要有。带去的粽子猪肉等礼品，“外家”人通常不会全要，是要“回”一点礼的。回礼可能是装一小袋米，或者几把粉干，但里面必定是压一

张“红纸”的（即红色），我想是图个吉利吧。这时候各家主妇包的粽子就是一个暗暗的技艺比武，谁的手艺好，大家一品尝比较就能知分晓，当主妇的压力山大。

老家的粽子都是带馅儿的，来宁波之前我不知道还有“碱水粽”。这款包裹豹纹壳的粽子有着夸张的尖尖角，一解开来，呈现的是金黄的颜色，很诱人的色泽，咬一口，淡的。我喜咸不喜甜，喝豆浆是如此，买面包也会首选有肉松咸味儿的。看宁波人吃油条吃白煮蛋都蘸酱油，觉得这种吃法真合我胃口。虽然老家没有这种吃法，但是来宁波后我马上就被同化。粽子是淡的，想起宁波人酱油大法，就拿着碱水粽蘸着吃，果真很美味。于是女儿和先生都是依着我的吃法，毫无违和感。直到去年和老宁波人交流，才发现他们碱水粽是要蘸着白糖吃的，原来我错了那么多年！

碱水粽我一直是整个吃，直到有一次在菜场看到了很令我欣赏的一幕：一个女性咬着一根洗干净的长长的用来缝衣服线，往“碱水粽”上轻轻地绕一圈，薄薄的一个圆片儿似的“粽片儿”就掉到碟子里，很快用线切割了满满一碟“碱水粽片儿”。这一片片的粽子片儿我在朋友圈是见过，我也尝试用刀切过，但是粽子很黏刀，总切不好，一直搞不明白薄片如何切成，原来是用线切的，不得不佩服前人的智慧。

老家端午节挂艾草、喝雄黄酒也是必须的节目，艾草菖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至于佩香袋，记忆中好像没有这个风俗，兴许是那时候物质太过匮乏吧。通常在端午这一天，长辈们会嘴里含一口雄黄酒，对着小孩的膝盖处喷一口。然后用手指蘸雄黄酒涂抹在小孩面庞、耳鼻、额头及手心等处，以求使孩子们免受毒虫、蛇蝎伤害。

时光匆匆，一眨眼，又到了粽子飘香的时候。虽然对节日的热情远淡于小时候，但是，对曾经远去的端午节的思念却无时无刻萦绕在心间，久久挥之不去。每逢佳节，我便想起了我的小村庄，村庄里的人和事。

艾香悠悠

□陈榴芳

露台的小花坛里蓬勃着一片艾，散发着阵阵浓郁的清香。它不同于做青团的艾，乃是艾中之王——蕪艾，气味独特，长得很高，端午节和菖蒲一起做成宝剑挂在门上，能够香上一阵子。

说起来，这丛艾的由来颇有一番周折。好几年前，我在天童一户人家的屋后看到此艾，甚是亲切，便拔了几棵种在家门前的花坛里。花坛里种着树，前面又有一堵围墙，不但空间局促，而且阳光不足，尽管如此，它们还是年年长得很旺盛。

大姐来我家，看到门前的艾十分钟爱，挖了几棵回去种到屋边的空地上，一两年后，几棵艾繁衍出一大片。两年前，我家房子拆迁，忙着搬家，无暇顾及那些艾了，再说租的房子在顶楼，也没处种，种了好几年的艾就这样被遗弃在挖掘机的“魔爪”下。

去年在大姐家看到那片艾，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，又挖了几棵回来，这就像出嫁的女儿生的孩子回到外婆家一样。买的新房刚好屋顶有个小花坛。其时花坛里已经种了丝瓜、大蒜等，只好把它们安顿在角落里，能否种活要看它们的造化了。梅雨季后，它们存活了，虽然有点孱弱，端午节也让我派上了用场。

秋天丝瓜落节了，先生清理藤蔓时，只留下一丛绣球，其他东西一样不剩，艾也被当作杂草除了，当时那个惋惜呀！

今年春天，种艾的角落萌出了它们嫩绿的身影，惊喜之余有一点震撼，哪怕只有一点根系，也要展现生命的本色。那丛艾越来越高，越来越茂盛，像一片森林，覆盖了大半个花坛，羽状的叶片像手掌一样纷纷向外伸展，一米多高的茎秆笔直挺秀。大蒜韭菜们的地盘已经被侵占，先生每次去割大蒜葱总要抱怨，可我舍不得拔掉，准备等端午节时再割下晾干，以后可以泡脚，搓成条做艾灸……

对蕪艾一直怀有特别的感情。孩童时代，每到端午，母亲

就带我们去野外采艾，这种野生的艾比较罕见，不像普通的艾遍地皆是，采到几棵便喜出望外。母亲把它们挂在门楣上。端午过后，艾草渐渐失去本色，风干后枝叶都萎缩了，却依然飘着幽幽的香味。母亲像宝贝一样把它们晾在廊下，家里有人中暑或是肚子不适时剪一些枯艾煎汤喝，说是端午的艾最灵光。我也曾喝过此汤，苦且涩，虽然难喝，却也有用，喝了艾汁浑身舒畅了。

“手执艾旗招百福，门悬蒲剑斩千邪”。端午时节，菜市场有扎好的艾与菖蒲出售，生意十分火爆。远离土地的人们买一束回家既为避邪，又以此寄托乡愁。端午挂艾之风俗，由来已久。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采艾以为人，悬门户上，以禳毒气。……以艾为虎形，或剪彩为小虎，帖以艾叶内人争取戴之。”端午时节，艾草花未开，叶正茂，药效最高。于是，人们在端午争相采艾，扎作人外，也有将艾扎作虎形，称为艾虎。同时也在门上挂菖蒲削的剑，蒲束扎的蒲龙。《清嘉录》卷五：“戴蒲为剑，割蓬作鞭，副以桃梗蒜头，悬于床户，皆以却鬼。”此习俗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康健的美好愿望。

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这是从诗经里飘来的艾香，有人说《诗经》里但凡‘采这采那’的都意味爱情和婚姻。且不谈此说法有无道理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艾在人心目中比织布的葛、祭祀的萧地位要高，故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

如今，无论城里乡下，大大小小的艾灸养生馆比比皆是。用艾灸治病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。蕪艾不仅可以治疗多种疾病，还具有异香，可以作调香原料。枝叶熏烟能驱蚊蝇，具禳毒杀菌的功效。

悠悠艾香，飘在五月的熏风里，与粽子一起传承着古老的文化习俗。悠悠艾香，在华夏大地上氤氲了几千年，中医文化的神奇魅力、老祖宗的智慧结晶都蕴含其中了。

